

文艺 从谈

名家 名笔

龙江中华魂

王一新

人生机缘能到黑龙江工作生活，这才有了从长城外、从山海关外俯瞰中华历史的新视角。一部中国古代史翻遍唐诗宋词也没能找到一首与龙江有关的。正因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今人对黑龙江在中华文明史上特殊地位和非凡贡献的漠视。今不揣浅陋，作文以正之。

有人把祖国的身形比喻为一只雄鸡，而黑龙江就是鸡冠。今天的游客来到龙江，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抚远和大兴安岭北麓的漠河，因为这两个地方是祖国的“东极”和“北极”。正是因为龙江这朵凤冠，祖国才更加辽阔、美艳。

然而历史上黑龙江地区纳入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治理，比西域地区要晚得多。三国时期曹魏名将田丘俭才率军第一次到达今天的黑龙江地区；唐朝开元年间（公元725年），为了抑制和平衡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唐朝辖下靺鞨政权，因唐封其首领为渤海郡王，故其以渤海为国号）的势力，在它北边设置黑水靺鞨人生活的今天黑龙江地区设置黑水军，后改为黑水都督府，管辖范围相当于现在的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府治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但当时执行的是羁縻政策，都督由黑水部族首领担任，所有的事务都是由黑水都督说了算，大唐只是名义上的管理者，安史之乱后大唐的影响力日衰，黑水都督府前后仅存在90年；随后，历史开始翻篇，从今天黑龙江阿城地区崛起的大金王朝，携女真人剽悍雄风，以雷霆万钧之势，饮马中原，把北宋徽钦二帝带回了今天黑龙江的依兰，时称五国城；后来，到了大明王朝，在明成祖朱棣手上（公元1411年）设置奴儿干都司，负责管辖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但除设置卫所驻军外，朱棣实行的仍然是羁縻政策，由当地部落首领自行管理，并且，都司在25年后即被撤销，大明王朝的实控线主要在今天辽宁的辽东边境以内；再后来，清朝把中华版图画到了最大。

事实上，远古以来黑龙江地区的先人们，无论被称为肃慎人，还是被称为挹婁人，或者是勿吉人、靺鞨人，或者是女真人、满人，也或者是赫哲人、鄂伦春人，他们都是同一个族群，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光辉的文明。在龙江的土地上就有渤海国和大金国两个王朝的首都。大金王朝创立的女真文字前后使用了400多年。一部二十四史，《金史》赫然在列。黑龙江地区的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与中原地区的文明是并行的，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独有的贡献。

最让黑龙江人引以为傲的当属龙江先人们前仆后继，历时两千余年，由北向南推动的、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两千多年前，拓跋鲜卑人的祖先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出发，历经三四百年的艰辛历程，一路征战，一路南下，在山西大同建立了北魏王朝，随后在孝文帝时期迁都洛阳，由官方主导推动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民族大融合；由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创立的大金王朝，在他的孙子金熙宗完颜亶时期就全面推动与汉文化的交融，到海陵王完颜亮时，更是不惜一把火烧掉了位于今天黑龙江阿城的大金国上京皇官，迁都燕京，以反对对汉化的女真贵族的后路，今日之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的首都。而清朝更是推动了女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全面融合。顺治、康熙力推满汉一家，特别是康熙皇帝，突破数千年以来的华夷之辩，废弃长城，彻底改变了长城内方为中国，长城外皆为夷狄的狭隘历史观，并和他的儿子雍正、孙子乾隆通过一系列的艰苦征战、废除羁縻政策，实行改土归流，实现中华大一统。

今天，黑龙江在伟大祖国的怀抱中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作用。2981公里多的边境线，21万平方公里的大森林，2.58亿亩的大粮仓，辉煌60年的大油田，龙江肩负着中华民族国防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的神圣使命。龙江人低调，对于辉煌的、令人骄傲的历史不事张扬。事实上黑龙江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特殊贡献。抗战胜利后，龙江以其丰富的资源、雄厚的工业基础，成为我党安全、稳固、强有力的大后方。第四野战军从龙江出发，收复东北，挥师入关，铁流滚滚，一直打到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龙江更是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就有22个落在龙江。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龙江经济总量一直雄踞国内前列，直到1983年仍然排在全国内地省市区第九位，是那个时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大庆油田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铁人精神至今深入人心；北大荒的垦荒人历尽艰辛在黑土地上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现代化粮仓，如今全国人民每九碗饭中就有一碗来自龙江。龙江隐藏着哈电、一重两家央企总部，一大批国之重器产自龙江，太空、深海的探索从不缺少龙江人的身影！

龙江人担当，新时期党和国家赋予龙江新的战略使命，龙江人不讲条件、不计代价，义无反顾。为了国家生态安全，数十万森林工人一夜之间转岗再就业，从伐林转向护林；为了国家粮食安全，龙江人保守着耕地的数量不减反增，不去变着法让耕地“变性”，不去追求耕地比较效益最大化，踏踏实实安心种粮，就为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这句嘱托；为了国家的能源安全，大庆石油人坚忍不拔，创造了三次采油技术，硬是从砂岩中洗出每一滴油花，实现了数十年的高产稳产。

龙江人也有委屈，这些年龙江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位一路下滑，龙江人口流失也很严重，社会上一些人唱衰龙江和东北的声音日甚。但一些评论只看现象，不究本质，不够客观理性，这让包括我这个新龙江人在内的龙江人表示不服。今日之情形，固然有龙江自身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力度不够的内因，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规律使然。纵观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竞争规律，高纬度地区因其有效工作时间短、生活、工作、物流成本高等先天劣势，在产业竞争中往往处于下风，导致竞争性产业流向竞争力更强的低纬度沿海、沿边、沿江地区，北欧五国的发展都呈现出类似特征。龙江经济早年出现的较高历史地位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的开通以及在国内率先开埠通商的开放格局有关，与伪满时期留下的工业基础有关，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系列重大产业项目的安排布局有关。当其他地区的后发优势发挥出来的时候，当按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时，区域竞争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就会发挥本源作用，因此，龙江经济排位的变化，有其客观因素，当理性看待。

然而龙江人不气馁，党中央振兴东北的号角催人奋进。龙江地大物博、山河秀美，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习近平总书记为龙江开出了“良方”，那就是做好老字号、原字号、新字号三篇文章，还送给龙江五个“锦囊”，那就是油头火尾、煤头火尾、煤头火尾、农头工尾、粮头食尾。龙江虽不可能与沿海地区展开全面竞争，但依然可以扬长避短，把长板做长，把生态经济、寒区经济、资源经济做出特色。这里有一大批一流的大学，这里有一大批优秀的院士专家，雄厚的科教资源是龙江的独特优势，创新驱动是龙江绵绵不绝的本钱。大森林、大粮仓、大冰雪、大油田、大界江，处处都是龙江振兴崛起的好战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来临，我们已经听到了北冰洋冰层的碎裂声。随着未来北极航道的开辟，谁敢说龙江的地缘优势不会再度逢春！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龙江人会在冰雪中思考筹划，更会在春天里出发远征。

一队长辫布袍的大清官兵在萨布素的带领下正在穿过林海雪原，他们将赶赴雅克萨驱逐侵略者；一群闯关东的男人女人们正在黑土地上安营扎寨，搭建新家；一个个分到土地的小伙正戴上大红花欢天喜地地加入保卫胜利成果的南下部队中；一车车复转官兵正在赶往大庆，他们将投入彪炳共和国史册的石油大会战；森林工人们正在唱着郭小川的《祝酒歌》；北大荒的知青们正在谈论梁晓声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一组组画像定格了一个时代，而正是画像中不同时代的人们，是他们，用生命和智慧，共同铸就了丰满的龙江中华魂。

龙江人先天好客！这里的姑娘美丽，这里的小伙俊朗，这里的空气清新，这里的美酒浓香，愿越来越多的人理解龙江，热爱龙江，帮助龙江，加入龙江。黑龙冲天起，魂魂护中华！

家乡过春节的很多年俗，比如赞土地、耍狮子、闹花灯等等，都随着乡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渐渐淡出了，但贴春联一项依然保留着，今年春节我回乡过年，看到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贴了春联。

据说春联起源于桃符，即周代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据《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五代时，后蜀主孟昶让翰林学士辛寅题桃木板，又嫌他写得不够好，自己亲自提笔，写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是我国的第一副春联。后来，春联由桃木板改为纸张，贴在公卿庶士家门口，叫“春贴纸”，到明代，才改称“春联”。

春联是过春节贴的，而对联却不限于春节，凡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孩子百日、长辈寿诞等，只要谁家摆酒席宴宾客，就离不开贴对联。

我幼时，正赶上“移风易俗”，春节不时张贴春联，但村里总有年轻人嫁娶，有孩子百日，有老人寿诞，这个时候，摆酒席的人家就要请人写对联。那时候生产大队已经办起了学校，我们这些小孩子都送到学校去读书了，但成年人能读书识字的并不太多，村里夜校还在开设扫盲班呢。在这样的环境里，我



将与雪似顷，一任烟如暖。偷然无限白，终究阳春生。

常荣军 摄

（作者系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常荣军 摄

委员 笔记

小时候十分向往过年，因为过年有新衣裳穿，有一年中最为丰盛的年夜饭。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家里说不上多穷，但母亲极其精打细算，一到头饭桌，吃的大碴粥、二米饭、大酱拌菜、豆腐菜，时不时吃得我们兄弟愁眉不展。

上世纪70年代末，猪肉凭票供应，我们兄弟平时很少吃肉，四只眼睛见吃的没够。当时父母的工分加到一起，过日子也很拮据，看我们兄弟二人的可怜模样，父母想着一年要是能给猪肉多吃几次肉总是好的。而在那个匮乏的年代，庄稼人想吃上肉的唯一途径就是养猪。养猪很辛苦，父母每一年，我们兄弟贪黑，得空就跨上柳框到野外打猪菜，回家拌点玉米面，就是猪的口粮。可真等猪长大了，父母根本舍不得杀，而是卖给供销社，拿到卖猪钱后，母亲再在猪肉摊上买点回来给我们解解馋。在儿时的我们看来，能吃上白面饺子酸菜肉，简直美好得像过年。

“卖粮换钱，杀猪过年。”在东北农村，最让人期盼的就是一进腊月杀年猪，宴请亲朋好友，特别隆重热闹。从我第一次喂猪到现在一晃过去了近40年，最欣喜难忘的还是学生时代的那顿杀年猪宴，是我记忆里最“正宗”的。那种喜庆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按照传统惯例，年猪一定要在年关前杀好，所以在小雪大雪接踵而至的年末，是各家杀猪的好日子。忙碌了一年的村里人，平日再辛苦也可以粗茶淡饭，可一到了腊月年关，杀猪仿佛成为村里过年的序曲。一心准备过年的饭桌上再也清淡不起来，或为犒赏一年劳作的总结，或为分享一年丰收的喜悦，或为表达全家团聚的幸福，总而言之，庄稼人的舌尖味蕾已经蓄势待发。这场注定要成功的美食革命，凝聚着传承和延续的乡俗，更是一种无法逾越的乡愁，用忙里忙外去打破一年到头距离的远，用热汤热饭去慰藉心底对家的盼。

按三姥爷的说法，宰杀的肥猪前一天就禁食了，不是庄稼人舍不得粮食，而是为了第二天好倒厨。这种纯靠经验得来的总结，完全是三姥爷长期实践的结晶，可一到了腊月年关，杀猪仿佛成为村里过年的序曲。一心准备过年的饭桌上再也清淡不起来，或为犒赏一年劳作的总结，或为分享一年丰收的喜悦，或为表达全家团聚的幸福，总而言之，庄稼人的舌尖味蕾已经蓄势待发。这场注定要成功的美食革命，凝聚着传承和延续的乡俗，更是一种无法逾越的乡愁，用忙里忙外去打破一年到头距离的远，用热汤热饭去慰藉心底对家的盼。

第二天一早，三姥爷让父亲在院中支起一口烧水大锅，架一抱柴火，点燃了锅底下堆放的木柴。灶膛里红彤彤的劈柴棒子燃得正旺，房前院后，左邻右舍，不喊自来自来的乡亲们陆续来到院里。院四周的残雪和大家嘴里的气呵展示着东北清晨的独特，可天气再冷也挡不住孩子们来了一起凑热闹，追逐打闹的笑声惹得拴在后院的大狗狂吠不止，锅里的水应景地乐开了花到处一片热气腾腾。随着三姥爷

一声“水开了”，预示着杀猪大戏即将拉开序幕。

院子里第一声严厉的猪叫声传来，几个叔叔大爷早已马步相连，听三姥爷指挥，父亲领着几个叔叔大爷蜂拥而上，合力放倒使其动弹不得；母亲朝大盆里撒了盐，三姥爷将大盆放在刀口下，刀锋一转，猪血就流入了刀口下的盆中；接血的人边用盆接边用干净秸秆做成的工具搅血，稍后把猪血盆递给三姥爷让走准备加工后“灌血肠”。

年味

刘广

三姥爷在边上抽袋烟的功夫，众人已合力把肥猪抬到院里大锅边备好的木桌上准备“褪毛”。这是个真正的技术活，一般人根本干不了，全靠经验。只见三姥爷像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走过来，把刀背倒含嘴里，弯腰撸袖试了试水温，开始显露身手，动作麻利老练，起落干净利落，就像变魔术换装一样，金光灿灿的“大白猪”就展现在大伙面前。三姥爷在众人夸好的赞美声中朝结实的后座上拍了一掌，中气十足地喊道“开膛”，手下却不停，横七纵八、刀工利落的一顿忙活就肉分两扇，头是头、肉是肉了，并把收拾干净的肥肠、猪肚、猪肝、猪心等扔到院中的大盆里。在父亲端来热水给三姥爷洗完手后，便豪气地招呼：“大伙们都别走，吃肉的坐板凳，喝酒的坐火炕。”

此时，屋里屋外，锅碗瓢盆，煎炸炖炒，有条不紊。老姨面前的案板上，摆了一块块切开的鲜猪肉，里屋新起的大铁锅里重新添了水。老姨把一块块的五花三层肉、纯肥的、纯瘦的、连着瘦肉的大骨头，按比例下到锅里，姜片、葱段、花椒、大料一一放进，少许工夫，满屋子就飘散着猪肉的浓香，老姨随时掌控着炖肉的火候，大火开后要小火慢慢煮，这样，炖出的肉才好吃。

三姥爷的拿手绝活是灌血肠，已经清理好血沫子纤维的猪血早就搅好了，猪小肠也已清洗干净，剪成适合的长度，一头用线绑了，试过吹气不漏，放盖帘上待用；三姥爷把葱、姜剁碎末，从肉锅里舀了些汤到小盆里，等温度合适，把适量的盐、味精、花椒面、胡椒粉等小料和汤都兑到猪血里，慢慢搅匀，就可以灌血肠了。等大半盆猪血变成了一盆匀溜溜的血肠，大锅里的肉也就炖到火候了。老姨把煮好的猪肉小心地捞到一个大铝盆里，三姥爷用焯好肉的汤来煮血肠，血肠煮好，捞出，放砧板上晾凉才能切片。此时，锅内放入切好的酸菜丝，不多时，伴着年猪肉特有香气的酸溜溜香喷喷的酸菜香就充斥了屋里院外，惹得大人孩子忍不住吸鼻子流口水，那时的我读了不少书却找不到更好的词汇表达，只是从心底觉得：只有焯年猪肉的汤地出的酸菜，才有味！

酸菜不怕炖，越炖越好吃。趁这工夫，母亲开始片肉、切血肠，直到米饭焖好，酸菜终于出锅了，码着薄厚适中的大片五花肉和油光闪亮的血肠，三姥爷跟老姨比赛似的报着菜名：烩酸菜、拆骨肉、炖排骨、猪肝、猪心、蒸猪血、猪血肠、油渣了……满口流香的猪肉，弹滑顺口的粉条，百吃不腻的酸菜，白肉蘸着用蒜白子捣好兑上酱油的稠稠蒜泥，摸一把嘴上的油，哈哈，庄稼人的日子，够味！

父亲陪着三姥爷和帮忙的叔叔大爷们坐在炕头，一边品着小烧酒，一边吃着年猪肉，一年来的辛苦随着舒心的笑声都散去。老哥们酒喝得热络，女人孩子这一桌，人手一个小汤盆，盛上酸菜后把肉片血肠都浸在酸菜汤里，一起吃喝进肚，再来一口蘸蒜酱的拆骨肉，那滋味香啊，那感觉，美透了！

杀年猪这天最操心的人就是母亲了，送走了亲戚邻里，关心着歪在炕头伸懒腰的父亲和被肉撑得不能动的我们，还得盘想着晚上给关系不错、没空来吃饭的人家送点猪肉血肠去，这一天下来，连吃带送，300来斤的猪也就削去了一小半，但这是村里人家家家户户的习俗，是邻里亲友间的真情互动，是村里人的浓厚情谊。

如今，农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农民种地不交税，国家还发粮食补贴，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杀猪宴也不再是过年的序曲，而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可记忆里那顿杀年猪宴，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浓郁的醇香，越久越醇厚绵长，连回忆都有沁人心脾的醇美，萦绕心头，冥冥中似乎是我心底对农村富足和美好的祈愿。

民以食为天，小小的一顿村宴，不简单，印证了新时代新农村的新风貌，流露着新时期新农民的新气象，农民富裕了，农村美好了，才是真正的国泰民安。年年岁岁，唯愿农家院里永远笑声一片，让笑声驱散严冬的寒意，也笑掉起早贪黑的辛苦，庄稼人的心满意足，可与天上的星河媲美，小村庄、小院子、小日子，笼罩在一片温馨的气氛里，人心足，年味浓。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

副由书法家写的春联。

父亲显然对印刷的春联不满意，说写的内容是“老八股，没意思”，他非要我们自己写。他的联也已经拟好了——今年有远方朋友来我们家里过年，父亲拟的春联是：“欢度佳节蔬果宴宾客，喜迎新年米酒醉豪情”。除夕前一天，他让我弟弟开车带他去镇上买了写春联的纸，回来以后就念叨着要写春联。我儿子和侄儿都已经长大，今年侄儿去外省岳母娘家了，我儿子也已脱了少年时的稚气，不敢再像少年时那样随便动笔。我正在犯愁，心想，今年大概非由我陪父亲写春联不可了。好在除夕上午，有一个本家侄子过来拜年，这侄子正上大学中文系，又学习过书法，见到他，我如遇救兵。侄子于是写了“欢度佳节蔬果宴宾客，喜迎新年米酒醉豪情”，又写了一幅“金牛辞岁寒风尽，玉虎迎春福气来”。对我这位侄子写的春联，父亲倒是沉住了气，没有说什么，侄子如获大赦，赶紧闪人。

侄子走了以后，8岁的小侄女从外面玩耍了进来，见到桌子上铺开的纸和蘸了墨汁的笔，很好奇，问爷爷在干什么，爷爷说在写春联，还问她：“汤小丫，你也来写一写好不好？”小侄女一点也不怯场，响亮地应声“好！”立即接过爷爷递给她的笔，在一张横批纸上写将起来。

她先是写了一行阿拉伯数字“2022”，在数字的下面写上“虎年大吉”，再在“虎年大吉”的下面画了一只虎头。

虎头画得有点儿像猪。如果不是猪头上有两只竖起来的耳朵，你准以为是猪！但父亲眉开眼笑，朝小侄女竖起了大拇指，还跟我们所有人说：“这个最棒！我活到80多岁，第一次看见写得这么好的。你们见过吗？这个了不起！了不起呀！”我们连忙附和说：“是啊，真是了不起！至少很有创意嘛！”赶紧叫我弟弟把这副很特别的春联贴到正门的窗户上。

我的80多岁的老父亲，对别人写的春联挑剔了一辈子，终于在8岁的小孙女面前竖起了大拇指，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啊。（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诗词 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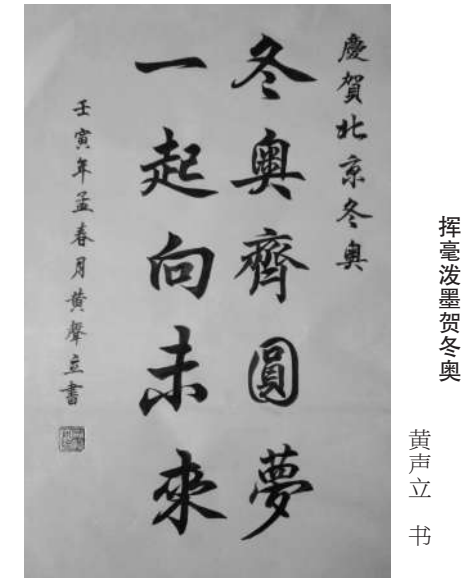
金缕曲 除夕抒怀并寄

陈崎嵘

又是团圆节。望神州、千军万马，银鹰高铁。慈母倚门游子泪，好客天公赠雪。隔口罩、笑谈冠孽。更谓乡间今日景，似画图、清水新村列。鞭炮震，大红结。

磅礴辛丑从容别。愿寅虎、冬奥开篇，斑斓彩页。丰帆高扬东风暖，驱散疫情民悦。盼世界、干戈暂歇。不屑寻常功名事，近古稀、犹沸炎黄血。辞旧岁，唱金阙！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挥毫泼墨贺冬奥

黄声立 书